

吾父吾母

老爸的菜园子

肖遥

老爸刚开始种菜，是在近半个世纪前的山沟里，山沟里什么东西都缺，唯独不缺土地，满山遍野的荒地任由职工开垦耕种。

刚大学毕业，分配到三线厂工作的老爸从车间借来洋镐、铁锹、铁耙，兴致勃勃地开启了种菜模式。很快，老爸就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：他的家乡关中农村的土质是黄土，十几米深的黄土地里很少有石头。而地处伏牛山的厂区，土质以石头为主，要在这里开荒，几乎每记镐头下去两臂都会被石头震得酸痛，只好把石头一块一块挖出来、搬起来、扔出去，重复了无数次类似这样西西弗斯的推石头运动，耗时一个多月、手上打了几个血泡、血泡破了结了痂变成老茧之后，一块不到半分地的菜园子被清理出来了。

我爸把菜园子分成六块菜畦，每畦长4米宽1米，一边留有半米宽的人行道。种了四季豆、长豆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辣椒、大蒜和几种青菜，有时也种些土豆、花生之类，能满足夏秋两季全家人的需求，还有剩余，随时送给周围邻居。有了这块菜园，工程师的我爸俨然变身菜农，什么季节种什么菜，栽什么苗，什么时候浇水、施肥，什么时候为菜苗搭架、打叉、灭虫都一请二楚。

如今，父母退休了。他们的住所门口有个小园子，我那设计师姐姐将这个园子设计成日式庭院。可一年功夫，姐姐笑称“资本主义的小花园”被爸爸改造成了“社会主义的菜园子”。老爸很喜欢邀请亲朋来他的菜园参观，可不管谁去都会被逼变成老爸的助手：“来，帮我把这些石头搬出去扔了。”或者给你发一把梯子，让你爬到架子上去摘佛手瓜。有时候他猛然意识到“能来的都是客”，不是帮工，

也会客套几句：“我把这些葱种完就来，你等等。”这种话听听就行，他不会没有时间招呼一个“闲人”的。种完葱，还有小油菜苗要搭大棚，丝瓜要罢园，门口的几竿竹子前几天下雪被打断了好几根，爸爸喃喃自语说要把其它的拴起来，我妈使眼色让我们赶紧进屋，“不然你爸还要指挥你们去把槐树上的残雪打下来，怕把树压坏了……”

我妈经常在群里发一些滑稽的照片，每个葫芦都端然坐在一个藤条编织的“宝座”上，这是我爸怕葫芦长太大掉下来摔坏，给它们做的托儿。南瓜瓜蔓也被五彩的绳子加固，怕南瓜太沉扯断了瓜蔓。可就像养了一大群孩子，操了这个的心，操心不了那个；天早的时候操心黄瓜豆角，下雨又念叨着把他的半日花淋坏了咋办。雨下的多了希望多出太阳，向日葵就指望太阳了，可太阳太烈了又操心千万别晒坏了绣线菊……但愿风不要太大，最好有足够的蚯蚓，希望鸟粪从天而降，但鸟儿们不要把柿子啄烂了。

有时候我们会纳闷，看他忙忙碌碌的身影，感觉我爸的退休生活太操劳了，这个菜园子，带给他无尽的辛苦和担忧。可有一个夏天的黄昏，我被派去摘黄瓜，忽然体会到我爸独有的快感：还有什么游戏能比这样的魔法有趣呢？明明昨天已经摘空了的黄瓜架，又像变魔术一样，有累累的黄瓜挂在枝叶中。还有什么工作能比园丁的劳作有意义呢？只有亲自参与其中，潜入深处，才知道该付出怎样的努力，才能在顽冥不化的黏土中挣得一方立足之地。更何况，担忧与期待，本来就是园丁创作的一部分，而此后的丰收和给予，更让他在精神上收获了不为人知的满足和欣喜。



冬阳 王晟 摄

逝者追忆

悼老友

陈奇星

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听到奔奔走了的消息，一直无法相信那是真的。

1980年代末，奔奔在安庆人民广播电台任总编办主任，我是毛纺厂的宣传干事。我写的新闻稿要通过他编审才能播出去。他住肖坑干休所，离我很近，我写的新闻稿经常让他带过去。每次清早在自行车的人海里找他，高大的身影定是他。

1992年3月23日，我到深圳。一个周日，我到蛇口看我姨父和姨妈，没想到在蛇口四海公园里碰见了。他乡遇故知，我们自然成了在深圳的铁杆朋友。他在蛇口电视台工作，我在蛇口创业，有事没事都会找他，通过他认识了不少朋友，后来我女儿和外甥女在蛇口上中学，都是奔奔和他爱人于莉操办的，作业辅导也完全是于老师。奔奔和于老师把两个孩子当成自己孩子一样，用心教育培养。她们一个上了英国的剑桥，一个上了国内的中山大学。

奔奔的人品用“高尚”两个字形容，一点也不过分。我知道，他帮过不少早期来深圳创业的家乡人。别人找他的事，他千方百计想办法办，对朋友用心用情。当年，我姨妈常在四海公园和一些老年朋友搞活动，有一次让奔奔碰上了，立马给她拍了一个小专题，还专门花时间剪辑一下，第二天又专门送过去，后来还在电视台播了。这是我姨妈在蛇口八年中最高兴的一件事。我每次去南京，她都会问：“那个徐奔奔怎么样？”遗憾的是，我姨妈在上半年疫情期间过世了，以后回南京再没人问那个徐奔奔了。

奔奔是个非常低调的人。他的文学造诣很深。以前我常和他在一起，他从不谈自己的创作成就。他拍了一批有影响的电视作品，而且是制片人，我却不知道。有一次我跟他：“你搞了那么多好作品，也不让我欣赏一下？”过了几天，我收到一箱光盘，琳琅满目的作品，让我大吃一惊。

奔奔对事业很有追求，他想在电视剧创作上大干一场。他有成立深圳市广电演艺公司的想法后，最先来找我当民营方股东，因我执着于制造业，把他介绍给另一个好朋友了，后来他们干得不错。

奔奔执着于电视剧作品创作，长期用脑过度。他走了，留给我们无限的哀思和悲痛！

我很后悔，为什么当初不劝他转型干点别的？那样的话，他或许会活得好好的。若干年后，我们一起走向天国，他的家人和我们这些活着的朋友也会少一些痛苦和遗憾！

奔奔，安息吧！

流年碎影

老宅

叶胜梅

老宅是康熙年间的老祖宗代满公所建。当时战乱频繁，老人为解决众多子女住房难的问题，精心选址，终在大别山腹地一个名叫京竹黄栗冲的地方，建造了一所房子。

老宅四面环山，坐北朝南，青砖瓦房，两层，占地两千多平米。以大门为中轴，东西各五间，两进三重，两个堂屋中间是天井，族人祭祖及红白喜事都在这里举行。这里还办过私塾，父亲和爷爷都曾在这里上学。

我生于1967年，那时的老宅经过不断扩建和改建，居住了十来户人家，几十口人。我家住西头，一条小河从窗脚下蜿蜒而过。十几户人家共用一眼井水淘米洗菜，在同一条小河里洗衣洗被。夏天，大家都喜欢端着碗坐在长弄里，一边吃饭，一边纳凉，一边聊天。

其实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，大人天天忙碌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洗衣服，洗好衣服再烧饭、喂猪、喂鸡，吃完饭就得出工了。农忙时生产队种田种地，农闲时又去修大寨田。晴天要挣工分，雨天要料理家务，砍柴、种菜、种粮食。一家老小十几口人的吃喝拉撒，全靠母亲起早歇晚的操劳。

童年领略不到生活的艰辛，最喜欢的游戏是躲猫猫，十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东家钻到西家，西家窜到东家，床底、粮仓、橱后，凡是能藏人的地方我们都藏了，让人找不到就特别高兴，哪管什么灰头土脸，大人责骂。有时也学唱戏，学李铁梅、阿庆嫂、白毛女，捡到几句是几句。

童年最盼望的事情是过年，穿新衣，走亲戚，有糖果瓜子吃。最向往的事是快快长大，大人说只要大年晚上去抱毛竹，一边摇一边说：竹呀竹，快快长，你长我也长。小孩就会长得高，长得快。我们基本年年都去摇，都去抱，都去念一通。最兴奋的事情是看电影，只要听说公社晚上放电影，晚饭都不吃，直接跑去了。结果还没等大队书记讲完话就睡着了，至今我都想不起来我看过什么电影。

老宅东边有一个很大的稻场，秋天，全生产队的稻子都在这里碾压，这里就成了我们的乐园。白天跟在拉碾的牛后面疯跑，晚上钻进高高的草垛里，上半身和头藏在里面，屁股撅在外面，还以为别人找不到。母亲喊吃饭，如果不是发脾气骂人，我是不愿回家的。

老宅的大门前有一片稻田，几畦菜地，竹篱笆围着。夏天的晚上，我们就沿着篱笆捉萤火虫，装在透明的小瓶里，荧光闪闪，非常可爱。有一首顺口溜，我们都会背：萤火虫，夜夜飞，爹爹叫我捉乌龟。乌龟没长毛，爹爹叫我摘阳桃。阳桃没结蒂，爹爹叫我去看戏……

到了上学的年纪，我们十几个小伙伴结伴而行，一路唱着歌，到离家三公里外的地方上学，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。

一九七八年，两个哥哥都成家了，他们又有孩子，人口多，老宅实在住不下。父母就在当时的乡政府所在地重新买了一套房子，带着我们三个还未成年的孩子搬走了。从此，我告别了老宅，告别了童年时光。